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軌範

目録

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王嘉曾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王時發

集部八

文章軌範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文章軌範七卷宋謝枋得編枋得有疊山集已著録是集所録漢晉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而韓愈之文居三十一柳宗元歐陽修之文各五蘇洵之文四蘇軾之文十二其餘諸葛亮陶潛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

覯李格非辛棄疾人各一篇而已前二卷題曰放膽文後五卷題曰小心文各有批注圈點其六卷岳陽樓記一篇七卷祭田横文上梅直講書三槐堂銘表忠觀碑後赤壁賦阿房宫賦送李愿歸盤谷賦七篇皆有圈點而無批注葢偶無獨見即不填綴以塞白猶古人淳實之意其前出師表歸去來詞乃併圈點亦無之則似有所寓意其門人王淵濟跋

謂漢丞相晉處士之大義清節乃枋得所深致意非附會也前有王守仁序稱爲當時舉業而作然凡所標舉動中窾會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舊本以王侯將相有種乎七字分標七卷近刻以九重春色醉仙桃七字易之覿第三卷批有先熟王侯兩集之語則此本爲枋得原題近刻乃以意改竄之雖無關大義亦足見坊刻之好改古書不可據爲

典要也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集部八

文章軌範目録

總集類

文章軌範原序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塲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奥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

大行於天下葢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狥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

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埽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埽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正德丙寅仲秋既望餘姚王守仁序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軌範卷一

宋　謝枋得　編

放膽文　　侯字集

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此集皆麤枝大葉之文本于禮義老于世事合于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胷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

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矣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此輕）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隱然許于公）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此重）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隱然自許）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

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轂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跡也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韓公作文專占地步如人要在高處立要在平處行要在闒處坐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不害爲君子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不免爲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窮則是君子而安貧賤盛位無赫赫之光則是庸人而苟富貴韓公之所以自處者可謂高矣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

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文婉曲有味　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文婉曲有味　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文婉曲有味　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常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文婉曲有味　古人有言請自隗始

史記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王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

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朞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文婉曲有味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結得健愈恐懼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愈聞周公之輔相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九字句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十二字句四海皆已無虞六字句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十五字句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十四字句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十七字句風俗皆已敦厚六字句動植之物

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十七字句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句此一段連下九箇皆已字變化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層瀾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連下三箇豈復字變化三樣句法讀者但見其精神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

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髪之勤而止哉此一轉有筆力巧在虚字斡旋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他人只是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必無心力添不衰二字句法便奇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

變此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二字亦巧句法變化與上段相對有權度有筆力）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婉曲有法）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本是几箇豈盡字與前段相對說今添兩箇豈盡字亦巧）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

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説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此句八字）於魯不可則去之齊（二句八字）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第三句變文得法）○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節占地步文章絕妙）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矣（此一轉尤高占地步）山林

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此一段尤占地步）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自身好筆力）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今不下恐字安頓是懼二字在末句法奇而健）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懼無已愈再拜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

公閤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内者起句便不凡不弱惟閤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

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令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竒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一轉）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于行古人之道者（此一轉巧）淛水東七州（二轉）戸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一轉又巧）當令盲于心者皆是（三轉）若籍自謂獨盲于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

一吐出心中所知見閤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籍又善于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句健)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此一轉妙)有錢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閤下濟之以已絶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句法妙)其恩輕重大小籍

宜如何報也（結得妙）閣下裁之度之籍慚靦載拜

上張僕射書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當如此）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

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于
僉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
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
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
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于上爲上者不得
怨于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
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
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

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幹轉得婉曲可法）令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于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兩句救得好）愈蒙幸于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寛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于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句）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句）執

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句）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句）執事之厚于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五箇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于富貴之人如此（十三字句）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又連下三箇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則死于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于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于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

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絶妙 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于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己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埀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茍且愈恐懼再拜

與陳給事書韓愈

陳止齋作論雙關文法皆本于此

愈再拜愈之獲見于閣下有年矣始者亦甞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頓挫不得朝夕繼見句法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于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于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脩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字法)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字法)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字法)彼介于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句法)濡手足(句法)焦毛髮(句法)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章法)愈之彊學力行(字法)有年矣愚不惟道(字法)之險夷行且不

息字法以蹈于窮餓之水火以蹈水火譬喻彊學力行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此是下字巧處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于閣下者曰句法有觀溺於水而爇于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章法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章法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爾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

爾非天之所爲也此即賈誼云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　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于已仕未仕者字法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于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句法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此書譬喻格從孟子來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濵大江之濆有恠物焉盖非常鱗凡介品彚之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盖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絶險爲之關隔也（譬喻應宏詞科）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盖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盖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于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揺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

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類于是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愈今者實類於是收拾此文法最妙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陳商書 韓愈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

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吕譬喻學孟子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文婉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利祿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

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文婉曲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畧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送石洪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說出衣字）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看他說衣食二事變化句法甚奇）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

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三字句）辨古今事當否（六字句）論人高下（四字句）事後當成敗（五字句）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古善御者）爲之先後也（一句長以二句合爲一句）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句短○如此設譬喻作句法文勢有頓挫有起伏便有波瀾）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

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文勢似緩慢若逐句點檢無一句懈怠軟弱無一字懈怠軟弱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看他妝撰大夫從事賓主問答之言如此巧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于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于常所來往敘事句句有法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張也如今筵會鋪張設之類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若只下以道自任作一句

人皆能之今添決去就三字句法便奇　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十字句無味于諂言五字句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一章句法長短不齊文有頓挫好章法　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句法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此一句是左傳句法　于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此一句結得絕妙有萬鈞筆力　遂各為歌詩六

韻遣愈爲之序云

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韋侍講盛山二詩序云夫儒者之于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

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于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分明是送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破便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恠恠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陳后山送参寥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

走九倒囊出物鷙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
視下爬痒而鑑貌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蹈
襲只是被人看破全是學韓文公送石洪處
士序文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
以發人才思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于天下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兾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句奇新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于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

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此一段四節四樣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峰巒文法之妙）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

于兹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于懷耶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

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見前漢書疏廣傳　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足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踪跡不落莫

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絶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于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

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此序談詭放蕩學莊子文文雖學莊子又無一句蹈襲

茍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于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其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于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

勃然不釋然後一决于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觧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于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于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此轉

妙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愈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于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

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
四方萬國惟回鶻于唐最親奉職尤謹（尊中國得體）丞相其
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尊中國得體）又
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侑
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
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
言曰殷大夫令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别可憐之
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七迹切）不能休今

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于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只語此一段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于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

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于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已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士矣能有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不得爲善之利一

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于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于已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

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于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于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嘗語于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

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于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毁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此篇曲盡人情巧處妙處在假託他人之言辭模寫世俗之情狀熟于此必能作論

文章軌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軌範卷二

宋　謝枋得　編

放膽文　王守集

辯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鋩然氣力雄健光燄長遠讀之令人意强而神爽初學熟此必雄于文千萬人塲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乎哉二字連下乃疑辭）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薰字從孟子炙字變化來）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此句便含不諫意榮字變為華無喜色三字變為不色喜）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恒其德貞夫子凶以貶之）愈應之曰（第一段）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用前言結變）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直貶）在易蠱

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此一段六句是雙關文法韓文公專喜用之可以爲法）則冒進之患生（應無用匪躬一句）曠官之刺興（應王臣不事一句）志不可則而尤之終不無也（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蹇之六二象曰終無尤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二字句）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六字句）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四字句）不爲不加矣（此三句上

（異下同學孟子文法）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二字）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五字）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三字○此三句上同下異學孟子文法）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貶得婉）且吾聞之（第二段）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兩句是孟子說）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第三段問得婉）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

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減字變换前言便不陳腐 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減字變换前言便不陳腐 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貶得 或曰否非若此也第四段 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若書所謂

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複提掇得醒學史記檀弓文法）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

或曰（第五段）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有權衡）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

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

前五段攻擊陽子直是詆他無逃避處末一段假或人之辭以攻已其言甚峻此文法最高

好

盡言以招（音翹）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人來攻擊者甚急看他分解得好）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上一句說陽子）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下一句說自身）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韓文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靠得陽子是一箇善人必能受盡言必不怒不怨）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到底不肯以有道許陽子畢竟陽子是箇好人如何泯沒）

得好處○此末句結得絶妙蘓東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韓子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毁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唱而和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

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此二句設疑問之不直說破不犯諱此章法也）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甚妙）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文王名昌詩曰克昌厥後）孔子不偏諱二名（孔子母名徵在有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如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如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

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此二句又設疑問之不直說破甚妙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滸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祖廟諱機近玄宗廟諱○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祖名昞玄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以諭爲近代宗廟諱以機爲近玄宗廟諱○此一轉最高罵得時人諱嫌名者太毒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于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又設疑問凡

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如周公孔子亦可
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
之名則務勝于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
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于宦官宮妾
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一篇辯明理强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
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全不直說破盡是設
疑佯爲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别是一樣

文法○此辯文法從孟子來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句著意無一字懈怠亦子厚之文得意者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小弱弟叔虞也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史記晉世家文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于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

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第一節○此是正理正論開下段辯難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第二節又難　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于其所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第三節　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第四節○此一轉尤妙破得好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第五節　又不當束縛

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第六節○此一段是正理且家人父子尚不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第七節○此一結尤高

與韓愈論史書　柳宗元

辯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復辯亦理勝也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

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于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記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

于朝廷外衢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內庭外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衞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

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

繼令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令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

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晉文公守原議 柳宗元

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此柳

文得意者也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原邑乃周襄王所賜難其守問寺人勃鞮宦官以丹趙衰賢臣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于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

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僖公二十五年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册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秦孝公時宦官得以相衛鞅商鞅弘石弘恭石顯二人漢宣帝時宦官得以殺望之蕭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此指文公則問非失問舉

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此指秦漢）況問與舉文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朋黨論　歐陽修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此三句是一篇主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

子則有之（此轉最妙）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初說小人無朋又生僞朋二字尤妙）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

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元善也）八愷（愷和也）十六人爲一朋（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

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有張儉范滂李膺郭泰等爲之魁）及黃巾賊起（張角）漢室大亂後方悔悟（桓靈獻三朝）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世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謂之牛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朱全忠時盡殺黨人于白馬驛）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

皆亂亡其國天子看到此三句豈不感悟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只二句結絕妙

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

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恱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説欲盡去善類藍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説仁宗感悟

漢元帝二年弘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

生朋黨請名致廷尉上初立不省廷尉爲獄

也可其奏後赦望之欲倚以爲相恭顯復白

望之不悔過懷怨望非頗詘望之于牢獄塞

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遂飲鴆自殺

漢桓帝九年宦官教張成弟子牢脩告李膺

等養太學游士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

朝廷疑亂風俗逮捕下黄門獄北寺獄所引

二百餘人禁錮終身又儒學有行義者宦官

皆指爲朋人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

賓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

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㝢

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

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

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

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

者也度尚張邈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

王考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唐昭宗天祐三年貶裴樞崔遠獨孤損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其餘皆指爲浮薄貶逐無

虛日縉紳一空

禹稷契臯陶垂殳斨伯與益朱虎熊羆伯夷夔龍四岳十二牧總二十二人

縱囚論 歐陽修

文有氣力有光燄熟讀之可發人才氣善於

立論

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加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

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玆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

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春秋論　歐陽修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皋左傳謂趙穿弑靈

公趙盾爲正卿亡不越竟古境字下同反不討賊

故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

左傳又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

竟乃免

弒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于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輙加之又輙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

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于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讐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

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惡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公而盾不討其迹涉于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

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

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于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父之心然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敵之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

書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

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于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軌範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王嘉曾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王時發

文章軌範卷三

宋　謝枋得　編

小心文　　將字集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塲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候王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于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爲孝公故曰五公子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丈有斷制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薦管仲威公用之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

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
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
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
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
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
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絶乎耳色不絶於目而
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
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

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一段是代管仲爲謀文章最高處既攻擊管仲須是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爲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作鼂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

仲（狐偃趙衰先軫陽處父）靈公之虐（文公子）不如孝公之寬厚（威公子）
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
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
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
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
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
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此事見管子）是
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

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先得此二事為證然後立論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高祖論　蘇洵

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

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若作文非
淺學所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好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
下之勢舉足揺目以刼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
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上聲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
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
為之規畫處置使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
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後見

也此一段如論之冒頭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衆人讀漢書然安劉氏必勃可令爲太尉二句只說高帝知勃重厚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老泉學識未易及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

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題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爲不少方亞夫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

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呂氏呂氏之族若産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于此者矣

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前面不說破必逐節出新意立奇論直到此方入事

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于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于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噲之死于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

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此一段如論之講題）或謂噲于高帝最親使

之尚在未必與祿產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

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

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

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一段如論之）

結尾

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立

一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爲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吕后者正爲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吕氏之黨制吕氏之變論之主意

春秋論 蘇洵

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

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

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難一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解一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

以爲春秋（二難）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一篇主意正在此）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二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

與之何也難三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下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解三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難四曰如齊桓晉文可也解四夫子欲魯如

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五難）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强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生一段議論）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自是論得痛快感動人）吾觀

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内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五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

宜爾也〈結尾〉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呂氏春秋 吳越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

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于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義帝命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爲項羽所殺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爲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范增勸楚項梁求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爲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後陰使人弒義帝江中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

平雖智安能闇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于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

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中生有死中求活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貶盡范增反許之為人傑正如韓文公爭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乃曰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斷人之過攻人之惡沒人之善皆非老手

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得句句有法字字盡心後生只熟讀暗記此一篇

義理融明音律諧和下筆作論必驚世絶俗

此論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羽

比肩事義帝一段當與鼂錯論並觀

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

官判斷大公案須要説得人心服若只能責

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

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變當如何

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説如奕棊然敗棊有

勝着勝碁有敗着得失在一着之間碁師旁

觀必能覆碁歴說勝者亦可敗敗者亦可勝

乃爲良工東坡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

能知此者必長於作論

鼂錯論 蘇軾

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于世

故明于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

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説景帝時諸侯强大削亦反不削亦反○此如破題〕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爲之則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破題〕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説鼂錯削七國事〕天下治平〔暗説景帝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説削七國〕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于天下〔暗説七國反〕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説鼂錯欲使天子

自將而已居守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表盎所以進斬鼂錯之說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于成功用大禹治水事乃是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夫以七國之强而驟削

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于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景帝之怒錯錯之受禍果是因此非假設之辭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主意在此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此一段判斷鼂錯之罪至公至平錯聞之亦必心服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

違其議是以衣盎之說得行于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此一段最妙乃是無中生有死中求活方成議論凡作史評判斷古今之功罪須要思量使我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處此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長策如奕棊然雖敗局未嘗無勝勢雖勝局未嘗無敗勢善奕者能知之）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此是高見遠識深謀至論）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

所以自禍歟

留侯論 蘇軾

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唯年少氣剛不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鎚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圯音怡論中同下始命之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之正以折其不能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

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句法夫子房授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當看漢書張良傳知此本末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

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盖亦危矣（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士提鐵鎚重百斤以擊秦始皇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荆軻聶政之計（兩刺客）以僥倖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

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是老父墮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納履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于橋上子房後至怒爲一段事老父正以折子房少年剛强不能忍之氣使之能容忍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宣公十二年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鋭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

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閒（暗說圯上相遇）而命以僕妾之役（暗說取履事）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因子房能忍又教得高帝能忍所以得天下此一段議論尤高）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强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引證）大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

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秦始皇扶蘇論 蘇軾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于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蒲浪反海走音奏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

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强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于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于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

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獘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形容商鞅之慘刻秦法之酷烈可謂盡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

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答前一段問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此作論妙法從老泉

傳來令人作場屋程文論當以此爲法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至人之言漢武始皇皆果于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

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于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答前段設問）

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于蒙毅之去左右而在于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爲戒一說李斯趙高敢于矯詔殺扶蘇蒙恬

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于斯高之
亂而在于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
主之果于殺者當以爲戒前一段說始皇罪
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
皇之果于殺其禍反及其子孫附入漢武殺
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軾

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

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當牆記始知

其巧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句有氣力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冒頭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

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于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于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

恐其不得聞于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于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于齊晉而偏疾于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一日向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原題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于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

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于邉鄙固亦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此是講題由是觀之春

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于戎狄者也此是結尾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

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説顔淵嘿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于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説者矣必有竊其説而爲不義者矣一篇主意在此二段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于不可易也昔者甞恠李斯事荀卿既而焚

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説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三句斷李斯之罪可見李斯之罪大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歴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于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刧

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以自是李斯學其學無忌憚有甚于荀卿者

文章軌範卷三